

書名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

二十回 明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 明 鍾惺 評 明 陳仁錫 校

卷 卷十四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7
編號 D8633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十四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卷之一

祭天桃園結義

後漢桓帝即位時年十二歲。朝廷有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司徒胡廣、太僕劉祐、廷尉李膺、大鴻臚郭舉、太常劉珍、中書令李膺、相輔佐。至秋九月中，涓曹節王甫弄權，竇武陳蕃預謀反，被曹節王甫所害。中涓自此得權。建寧二年四月十五日，帝崩。臣於溫德殿中，方欲陞座，殿角狂風大作，見一條青蛇，梁上相倒於丹，揮者無數，須臾不見。片時大雷大雨，降以水。東都城中壞却房屋數千餘間。建寧四年二月，洛陽海水泛溢，登萊沂密、齊州各盡被大浪捲掃，居民入

景陵鍾 惺伯敬父批評
長洲陳仁錫明卿父較閱



自長安領十萬大軍來到。王大喜。遂問羣臣曰。孤黃髮小弟。平日性剛。深通武藝。今提兵遠來。必與爭王位也。如之奈何。忽塔下一人。應聲出曰。臣素知鄢陵侯之所行。當以片言折之。衆皆稱曰。非大夫。真能解此禍也。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操殺華陀。固奸雄自斃。然當時惡運已極。不使神醫。更爲世靈。亦天滅奸雄也。陀死不甚快哉。

曹子建七步成章 第七十九回

出班奏者。乃河東襄陵人也。姓賈名逵。字梁道。見爲諫議大夫。曹丕大喜。就命賈逵去說之。逵出城門下。迎見曹彰。彰問曰。先王靈柩安在。逵正色而言曰。家有長子。國有儲君。先王靈柩。非君侯之所有也。問某何意。彰默然無語。行至宮門前邊。逵問彰曰。君侯此來欲奔喪耶。欲爭王位耶。欲爲忠孝之人耶。欲爲大逆之人耶。彰曰。吾來奔喪。並無異心。逵曰。旣無異心。因何提兵至此。使王上與羣臣相疑也。彰卽時叱退左右將士。隻身入內。拜見曹丕。兄弟二人相抱哭罷。方始成服。將本部軍馬。盡交與曹丕。丕令彰回鄢陵自守。彰拜辭而去。曹丕受了魏王卽傳令旨。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封賈詡爲太尉。華歆爲相國。王朗爲御史大夫。大小官僚。盡皆陞賞。葬曹操于高

陵謚號武祖。華歆奏曰：鄢陵侯曹彰交割軍馬已赴本國去了。所
臨淄侯曹植蕭懷侯曹熊。此二人坐視不來奔喪。理當問罪。丕從之。
卽傳令旨。差二使往二處問罪。去訖。忽一使回報蕭懷侯曹熊。
自縊身死。丕令厚葬。追謚蕭懷王。丕一日。使命回報臨淄侯曹植。
與丁儀丁廙酣飲。並不奔喪。臣傳王旨。時植端坐不動。丁儀罵曰。
且休胡說。昔日先王在時。欲立吾主為太子。被讒臣賊子所阻。今王喪
未及旬日。便問罪於骨肉也。丁廙又曰。據吾主聰明冠世。下筆成章。
自然有王者之大體。今反不得其位。汝那廟堂之臣。皆是肉眼愚夫。
不識聖賢與禽獸何異也。植遂大怒。叱武士將臣亂棒打出。不聞之。
大怒。卽令許褚領三千虎衛軍火速擒來。褚領軍飛奔臨淄而去。比
及到郡。先遇守關偏將。被褚立斬。直入城中。口傳令旨。無一人敢當
鋒。迨到府堂。只見曹植與丁儀丁廙等。盡皆醉倒。報者不能得見。
褚一例縛之載于車上仍將府下大小屬官盡行解送刑部入見
不丕大怒。卽下令旨。將丁儀丁廙等。盡皆誅之。丁儀字正禮。丁廙字
敬禮。沛郡人。乃親弟兄也。當時文章之士。却說宣武皇后卞氏。聽得
生擒了曹植。心驚膽顫。舉止失錯。急出救時。已將心腹人殺了。曹丕
見母出殿。慌請回後宮。卞氏哭謂丕曰。汝弟曹植平生嗜酒。醉後踈
狂。蓋因胷中之才。故放肆也。汝可念同胞共乳之情。憐此一命。吾至
九泉亦瞑目也。丕曰。愚兒深愛其才。安肯造次廢之。惟欲戒其性也。
母親勿憂。卞氏泣淚謝之。丕出偏殿不朝。華歆問曰。適來莫非太后
勸王上勿廢子建乎。丕曰。然。歆曰。子建懷才抱智。終非池中之物也。
若不早除。必為後患。丕曰。已許母矣。歆曰。人皆言子建出口成章。臣
未深信。王上可召入以才試之。若不能。卽殺之。若果能。則貶之。以絕
天下文人之口。丕從之。遂召子建入內。子建惶恐。拜伏請罪。丕曰。汝

是散人的

人酒

此平三國

卷一百一十五

二

他人代筆遂至
于死嗟乎今日
代筆甚多安得
人盡死之耶

子建以
步才
取禍非
以七步
免禍

倚仗文才。安敢無禮。以家法則兄弟。以國法則君臣。昔先君在日。汝常恃文章。吾深疑汝。必用他人代筆也。吾今令汝七步成章。若果能。則免一死。若不能。則二罪俱罰。決不輕恕也。子建曰。願乞題目。是時殿上懸一水墨畫。畫着兩隻牛。閉于土牆之下。一牛墜井而亡。丕指而言曰。以此畫為題。詩中不許犯着。二牛閉牆下。一牛墜井死字樣。植行七步。其詩已成。詩曰。

兩肉齊道行。頭上帶凹骨。相遇由山下。歘起相搪突。二敵不俱剛。一肉臥土窟。非是肉不如。盛氣不泄畢。

曹丕及羣臣皆驚。丕又曰。此七步成章。遲也。汝可應聲而作詩一首。否。子建曰。願聞題目。丕曰。吾與汝乃兄弟也。以此為題。子建聽畢。遂占小詩曰。

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聞之。潸然淚下。其母卞氏於殿後曰。兄何逼弟之甚耶。不備離座而告曰。國法不可廢也。然則孤於天下。無所不容也。何況骨肉之親乎。於是貶子建為安鄉侯。子建拜辭上馬而去。後人有詩曰。論地談天口若開。噴珠噴玉絕塵埃。須知子建文章盛。萬古傳揚七步才。

又詩讚子建七步才。以免其禍云。五車書記藏心腹。七步才能動鬼神。不是當時能對答。殿前骨肉化為塵。

曹丕自卽魏王之位。法令一新。威逼漢帝。甚于其父。却說細作人入成都。報與漢中王。王大驚。卽與文武商議曰。曹操已死。曹丕僭稱王位。威逼漢帝。甚于其父。東吳孫權拱手稱臣。孤欲先伐東吳。以雪孤弟之仇。次討中原。以除群黨之兇。言未。廖化出班拜哭于地曰。昨

日送了關公父子之命。實劉封孟達之悞。乞討此二人罪惡可也。玄德曰：孤幾乎忘矣。便差人召來。孔明諫曰：不可急召。宜緩圖之。急則生變矣。可陞此二人為郡守。然後擒之。此為上策。玄德從之。遂遣使陞劉封去守綿竹。有彭美與孟達甚厚。聽知此事。急回家作書。遣心腹人欲報孟達。其人方出南門外。被馬超巡視軍捉來見超。審出此事。即引本部士卒來見彭美。美接入。以酒待之。酒至數巡。超以言挑之曰：昔見漢中王待公甚厚。今日何薄也。美乘酒醉指而罵曰：老輩慌悖。豈足道也。超又探曰：某懷怨心久矣。美曰：公起本部軍。結連孟達為外合。某領川兵為內應。天下不足定也。超曰：先生言當。來日再議。超辭了彭美。即將人書來見漢中王。細言其事。玄德大怒。即令捉獲彭美入獄。拷問其情。美在獄中悔之無及。遂作書一封。令人送與孔明。孔明拆封視之。書曰：

僕昔有事于諸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開疆。其惟王公。有王霸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徭驚。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談論。治世之務。講王霸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相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遵風雲。激天之會。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美一朝狂悖。自求菹醢。為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為也。况僕頗別殺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為首興事業。而有接江陽之論。不解主君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脫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意所致。王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于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川。戮力王公。其

豈能文
詞雜文
其實耶

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哉。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托足下末蹤。盡心于主公之業。追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是我情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實徒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彭羨頓首。

孔明看畢。撫掌大笑。即入殿前。啟奏漢中王。玄德問曰。此人若何。孔明曰。狂士也。久必生禍。玄德即令獄內將彭羨誅之。羨死後有人報與孟達。達大驚。舉止失錯。忽使命至。調劉封回守綿竹。去訖。孟達慌請上庸都尉申耽申儀弟兄二人商議。耽曰。某有一計。使漢中王不能加害於公也。達大喜。未知此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漢中王怒殺劉封

孟達問申耽曰。將軍當用何策。以避其禍。耽曰。吾弟兄亦欲立心久矣。公可作一表辭了漢中王。投魏王曹丕。不必重用。續後吾二人亦去降也。達猛然省悟。即寫表一通。付與來使。當晚引五十餘騎投魏去了。劉封聽知。急追不止。自回守上庸。使命持表回成都。來奏漢中王。呈上表章。細言孟達投魏之事。玄德大怒。覽其表曰。臣達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深觀歸趣。臣委質以來。愆戾山積。臣猶在知。况於君乎。今王朝以與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咎犯謝罪。逡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于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于君。蒙括搢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感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已傷絕。何者。荆州覆敗。

彭羨頓首

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臣不勝惶恐之至。

玄德看畢。大怒曰。匹夫叛吾。安敢以文辭相戲耶。遂與孔明曰。汝即起兵擒此國賊來。孔明曰。不可。但就遣劉封進兵。令二虎相併。若劉封或有功。或敗績。必歸成都。就而除之。可絕兩害。玄德從之。遂遣使到綿竹。入見劉封。封受命奮然率兵來擒孟達。不說孟達入鄴降魏。却說曹丕聚文武議事。忽近臣奏曰。蜀孟達來降。丕召入問曰。汝此來莫非詐降乎。達曰。臣爲不救關公之危。漢中王欲殺臣。因此歸降。別無他意。曹丕尚未准信。忽報劉封引五萬兵來取襄陽。單搦孟達。所殺不日。汝既是真心。便可去襄陽取劉封首級前來。孤方准信。達曰。臣以利害說之。不必動兵。令劉封亦來降也。丕大喜。遂加孟達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平陽亭侯。領新城太守。去守襄陽樊城。原來夏侯尚徐晃預先在此。一同收取上庸諸郡。孟達到了襄陽。與二將禮畢。探得劉封離城五十里下寨。達卽修書一封。遣舌辨之士賁赴寫寨。入見劉封。封拆開書視之。書曰。

達致書於副將軍麾下。伏聞古之人有言。疎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爲仇。况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據勢權。義

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徧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相聞也。自立阿斗為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為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與之言。必為太伯。衛伋德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為霸。重耳踰垣。足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風達。僕察漢中。王慮定于內。疑生于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禍亂之興作。未嘗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于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開。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為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背禍。猶皆如斯。今足下棄父母而為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為大丈夫。為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為背親也。北面而事君。以正紀綱。不為棄舊也。怒不置羅侯。以免危亡。不為徒行也。今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為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為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君無還期。足下因宜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矣。足下勉之。毋使狐突閉門不出。宜早決焉。達再拜。年月日書。

劉封可
得孝子

劉封看畢。大怒曰。此賊悞吾叔侄之義。又聞吾父子之親。使吾為不忠不孝之人也。遂扯了書。斬其使。次日引軍前來搦戰。孟達知得扯書。斬使勃然大怒。亦領兵出迎。兩陣對圓。封立馬於門旗下。以刀指罵曰。背國反賊。安敢陣前使間謀之計也。孟達亦罵曰。汝死已臨頭上。還自執迷不省。與禽獸何異耶。封大怒。拍馬輪刀。直奔孟達。戰不三合。達大敗而走。封乘虛追殺二十餘里。一聲喊處。伏兵盡起。左邊

二軍衝出爲首大將。乃夏侯尚右邊一軍衝出爲首大將。乃徐晃也。三軍夾攻。封大敗而走。連夜奔回上庸。背後魏兵不分星夜趕來。及至劉封。到城下叫門。城上亂箭射下。申耽在敵樓上叫曰。吾已降了魏也。封大怒。欲要攻城。背後夏侯尚。孟達兩軍殺來。封立脚不住。只得奔房陵而來。見城上盡插魏旗。申儀在敵樓上將旗一颺。城後一彪軍出。旗上書右將軍徐晃。封抵敵不住。慌望西川而走。晃乘勢追殺。劉封部下只落百餘騎。到了成都。入見漢中王。哭拜于地。細奏其事。玄德怒曰。辱子有何面目。敢見吾也。封對曰。叔父之難。非逆兒不救。乃孟達之阻也。玄德轉怒曰。汝須食人食。穿人衣。非土木之人。安可聽讒賊所阻也。封泣而告曰。一時被伊以利害說之。致獲大罪。玄德猶豫未決。忽孔明入。玄德問曰。辱子如此。何法治之。孔明附耳低言曰。此子極其剛強。今不除之。後必生禍於子孫也。玄德遂令左右

詞
史節之

出斬之。又問隨封將士衆皆將孟達說封之事。及殺封。書斬之事。一一奏稱。又將扯毀的書信呈與玄德。玄德看畢。急回心曰。吾兒雖然剛強。有此忠義之心也。凜然可愛。便叫留人之時。却早斬已獻首級于階下。玄德慟哭曰。孤一時造次。廢股肱矣。孔明曰。欲嗣主久遠之計。殺之何足惜也。作事業者。豈可生兒女之情耶。玄德曰。縱使他日殺孤之子。孤不恁。今日廢忠義之人也。文武聞之。無不下淚。武士奏曰。劉封臨刑。但云悔不聽孟子度之言。果有此危矣。玄德泣曰。孤兒至九泉之下。必痛恨於孤矣。漢中王思想關公。更惜劉封。致染成病。不能興兵報仇雪恨。時建安二十五年。改延康元年。夏六月也。却說魏王曹丕。自卽王位。將文武官僚。盡皆陞賞。遂統甲兵三十萬。南巡沛國譙縣。大饗先塋。鄉中父老。揚塵遮道。奉觴進酒。效漢高祖還沛之意。是歲七月。內閣大將軍夏侯惇病危。不卽還鄴郡。時惇

此鳳此
此龍
此為
此為

已卒。丕掛孝。送殯於東門外。以厚禮葬之。八月間報稱石邑縣。鳳凰
來儀。臨淄城。麒麟出現。黃龍現於鄴郡。丕手下百官商議曰。今上天
垂象。乃魏當代漢也。可安排受禪之禮。令漢帝將天下讓與魏王。時
有侍中劉廙。字恭嗣。乃南陽安衆人也。侍中辛毗。字佐治。乃潁州陽
翟人也。侍中劉曄。字子暘。乃淮南城德人也。尚書令桓楷。字伯緒。乃
長沙臨湘人也。尚書令陳矯。字季弼。乃廣陵東陽人也。尚書令陳羣。
字長文。乃潁州許昌人也。這一班文武官僚。四十餘人。皆來見太尉
賈詡。相國華歆。御史大夫王朗。共言此事。賈詡笑曰。公等所見。正合
吾機。當日華歆同賈詡王朗。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引文武多官
直入內殿。來奏漢獻帝。禪位於魏王曹丕。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子建七步成章。聰明賈禰非生才之意。乃小才之過。不可以此致。

憾造物

劉封忠義。玄德不知而殺之也。孔明必欲殺之。更將言語文飾何
哉。

廢獻帝曹丕篡漢 第八十回

却說華歆引文武來見獻帝。歆奏曰。伏觀魏王自登位以來。布德四
方。仁及萬物。越古超今。雖唐虞無以過此。羣臣會議。言漢祚已終。望
陛下效堯舜之道。以山川社稷禪與魏王。上合天心。下合民意。則陛
下安閒無憂矣。祖宗幸甚。生靈幸甚。臣等議定。故來奏知。帝大驚。半
晌無言。覩百官而哭曰。朕想高祖提三尺劍。平秦滅楚。而創天下。世
統相傳。四百年矣。朕雖不才。又無過惡。安忍將祖宗大業等閒棄了。
汝百官再從公計議。華歆引李伏許芝。近前奏曰。陛下若不信。可問
此二人。李伏奏曰。自魏王卽位以來。麒麟降生。鳳凰來儀。黃龍出現。

嘉禾瑞草。其露下降。此是上天垂象。魏當代漢也。許芝又奏曰。臣等職掌司天。夜觀乾象。見炎漢氣數已終。陛下帝星隱匿不明。魏國乾象。極天際地。言之難盡。更兼上應圖讖。其讖曰。鬼在邊。委相連。當代漢。無可言。言在東。午在西。兩日並光。上下移。以此論之。陛下可早禪位。鬼在邊。委相連。乃魏字也。言在東。午在西。乃許字也。兩日並光。上下移。乃昌字也。此是魏在許昌。應受漢禪也。願陛下察之。帝曰。祥瑞圖讖。皆虛謬之事。奈何以虛謬之事。而捨萬世不朽之基業乎。華歆又曰。陛下差矣。昔日三皇五帝。以德相讓。無德讓有德。三皇以後。各傳子孫。至于桀紂無道。天下伐之。春秋強霸。各相吞併。有福者居之。非陛下祖公相。傳繼天下。宜早退之。不可久疑。遲則生變矣。王朗又奏曰。自古以來。有興必有盛。有盛必有衰。豈有不亡之國。安有不敗之家。陛下漢朝相傳四百餘年。氣運已極。不可自執。而若禪也。帝大失。入後殿而去。百官哂笑而退。次日。官僚又集於大殿。令宦官入請獻帝。帝怯懼不敢出。曹皇后曰。今百官請陛下。設朝問政。何相推也。帝泣曰。汝兄欲篡漢室。故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皇后大怒曰。汝言吾兄爲篡國之賊。汝高祖只是豐沛一嗜酒匹夫。無籍小輩。尚且倚人奪劫秦朝天下。吾父掃清海內。吾兄累有大功。有何不可爲帝。汝卽位三十餘年。若不得吾父兄。汝爲齏粉矣。言訖。便要上車出殿。帝大驚。慌更衣出前殿。華歆出班奏曰。陛下依臣之言。免遭大禍。帝痛哭曰。卿等皆食漢祿久矣。中間多有漢朝功臣子孫。何無一人與朕分憂也。歆曰。陛下之意。不以天下禪於魏。旦夕蕭牆有禍。非臣等不忠於陛下也。帝曰。誰敢以弑朕耶。歆曰。天下之人。皆知陛下無人君之福。以致四海大亂。若非魏王在朝。弑陛下者。塞滿公庭矣。陛下

不愾存

尚不知恩以報其德。直欲令天下人共伐陛下也。帝曰。昔日桀紂無道。殘暴生靈。故惹天下人伐之。朕自即位以來三十餘年。兢兢業業。未嘗敢行半點非禮之事。天下之人誰忍伐之。故大怒。厲聲而言曰。陛下無德無福。而居大位。甚於殘暴之君也。帝大驚。拂袖而起。王亦以目視華歆。歆縱步向前。扯注龍袍。變色而言曰。許與不許。從與不從。早發一言。帝戰慄不能答。忽然曹洪曹休二人帶劍上殿。厲聲問曰。符寶即安在。班部中一人出曰。符寶即在此。洪拔劍索要。玉璽符寶。郎祖弼叱之曰。玉璽乃天子之寶。安得善與哉。洪喝令武士捉出斬之。祖弼大罵不絕口而死。靜軒先生有詩嘆曰。

姦宄專權漢室亡。詐稱禪位效虞唐。滿朝百辟皆尊魏。僅見忠臣符璽郎。

帝顛慄不已。只見階下披甲持戈數百餘人。首是魏兵。帝乃流汗。

帝曰。祖宗天下何期今日廢之。朕死於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見先帝乎。泣告羣臣曰。朕願將天下禪於魏王。幸留殘喘。以終天年。賈詡

曰。臣等安敢負陛下也。陛下可急降詔。以安衆心。帝哭聲不絕。乃令桓楫陳羣。草禪國之詔。令華歆賈捧詔。璽引百官。直至魏王宮獻納。於是曹丕欣然而喜。開讀詔曰。

朕在位三十二年。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存。然今仰

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

神武之蹟。今王久光耀明德。以應其期。是曆數昭明。信可知矣。夫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於無

窮。朕義而慕焉。今其追踵堯典。禪位與丞相魏王。無得辭焉。曹丕聽畢。便欲受之。司馬懿諫曰。王上不可輕也。雖然詔璽已至。可上表謙辭。以絕天下人之謗也。丕遂從之。急令王朗作表。賈回印綬。

不愾存

虛辭謙讓。王朗等入內奏帝。其表曰。

臣不謹奉受詔。伏惟陛下。以垂世之詔。禪無功之臣。使臣聞知。肝膽摧裂。不知所措。切以堯讓大位於賢。巢由避跡。後世稱之。臣才鮮德薄。安敢奉命。請於盛世。別求大賢。以禮讓之。庶免萬年之議論也。臣不謹納還璽綬。待死闕下。不勝惶懼戰慄之至。奉表以聞。獻帝覽畢。甚是驚疑。回顧羣臣曰。魏王謙遜。如之奈何。華歆奏曰。陛下欲效唐堯乎。帝曰。何謂也。歆曰。昔唐堯有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為禪位於舜。舜堅辭不受。遂以二女妻之。後世稱為大聖之德。陛下亦有二公主。何不效唐堯。以妻魏王乎。帝不得已。遂復令桓楷草詔。令高廟使張音持節奉璽并載二公主。逕入魏王宮。曹丕開讀詔。

魏王曰。答爾魏王。上言。道陵退為日已久。幸賴武王攝德。庶不違會。此

定區夏。今王不續承前緒。至德光昭。聲教被四海。仁風扇九區。天之曆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勳禪以天下。大禹有疏導之績。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祇。紹天明命。釐降二女。以嬪于魏。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皇帝璽

綬。永為人君。萬國敬仰。天威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敬之哉。

張音持詔至。曹丕欣喜。暗與賈詡曰。雖二次有詔。孤但恐天下不能除篡逆之名也。詔曰。此事極易。可再命張音。賈回璽綬。却教華歆令

漢帝築一臺。名受禪臺。擇吉日良辰。集大小公卿。四夷八方之人。盡到臺下。令天子親奉璽綬。禪天下與王。可以絕智者之口也。丕大喜。

即令張音捧回璽綬。仍作表謙辭。音回奏獻帝。帝問羣臣曰。魏王無

意。卿等若何。華歆奏曰。陛下可築一臺。名曰受禪臺。集公卿庶民。明

白禪位則陛下子孫孫必蒙魏恩矣。漢帝從之。乃遣太常院官。卜地於繁陽。築起三層高臺。擇於十月庚午日寅時。當時獻帝請魏王曹丕登臺受禪。臺下集大小官僚四百餘員。御林虎賁禁軍三十餘萬。并匈奴單于化外之人。帝親捧玉璽。奉曹丕不受之臺下。羣臣跪聽冊曰。

通不位。漢大位。作漢家。之賊子。天竊禪。受禪之罪。

咨爾魏王。昔者唐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於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滋昏。羣兇恣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於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乂。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於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祇順大禮。饗萬國以肅承天命。

帝罪當。帝亦。不洩。之憤也。

讀冊已畢。魏王曹丕自受八般大禮。登了帝位。賈詡引大小官僚。於臺下。改延康元年。為黃初元年。國號大魏。丕傳聖旨。普赦天下。罪犯謚父曹操。為太祖武德皇帝。華歆奏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既已交割天下。可令劉氏安置何地。言訖。扶獻帝跪於臺下。聽旨。賈詡奏曰。可以封為公卿。即日便行。不遂封帝為山陽公。華歆按劍指帝。厲聲而言曰。立一帝。廢一帝。古之常禮。今上仁慈。不忍加害。封汝為山陽公。今日便行。非宜。召不許入朝。獻帝含淚拜謝。上馬而去。臺下羣臣皆呼萬歲三聲。後人觀此受禪臺。有詩嘆曰。

鳶鷂攫鼠腥狐臊。鬼吹野火燐蓬蒿。此臺名禪人不禪。斯地雖高道不高。黃土一堆真可耻。虛在巍巍半空裏。壞却唐虞海讓風。亂臣賊子從此起。

見金光燦爛。瑞氣盤旋。上象八字。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嘉大喜。素知漢中王仁德。布於天下。遂密入成都。到孔明府獻之。孔明欣然而喜。重賞張嘉。即請太傅許靖。光祿大夫譙周等。大小公卿商議。譙周曰。近有祥風慶雲。從空中旋下。成都西北角。有黃氣數十丈。冲霄而起。帝星見於畢胃昴之分。煌煌如月。此所應漢中王當卽帝位。以繼漢統。今得玉璽。乃天賜也。更復何疑焉。於是孔明與許靖引大小官僚來請漢中王卽位。上表曰。

臣亮等言。近者曹丕篡弒。壓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徵聞黃龍現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現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登帝位也。近有襄陽張嘉。特送玉璽。潛漢水伏於淵泉。脚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封也。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現。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日有赤烏白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着。以爲徵應。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並進河洛。孔子識記。咸悉俱至。伏爲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胃。本支百世。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德積。愛人好士。是以四海歸心焉。考省靈圖。故發緯織。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卽帝位。以續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

漢中王覽畢。大驚曰。卿等欲陷孤爲不忠不孝之人耶。孔明奏曰。非也。曹丕豎子。尚且自立。何況王上乃漢室之苗裔乎。漢中王勃然變色曰。孤豈效逆賊之所爲耶。拂袖而起。入於後宮。衆官皆散。三日後。

聖主欲
爲四海
之主

臣病以
王

孔明又引多官入朝。漢中王出。衆皆拜伏於前。許靖奏曰。今漢天子
已被曹丕所弑。王上不卽帝位。而興師討逆。是不忠不孝也。今兩川
之民。皆欲王上爲君。與漢帝雪恨。今若不行。是失民望矣。願王上察
之。漢中王曰。孤雖是景帝之孫。實乃涿郡一村夫。於普天之下。率上
之濱。並不會有半分德澤。以布萬民。今立爲帝。是篡弑也。孤願寧死
不爲不忠不孝之人。卿等勿令孤受萬載之罵名。孔明苦諫數次。漢
中王堅執不從。孔明設計與多官曰。如此如此。孔明托病不出。漢中
王聞知孔明病篤。親到府中。直入臥榻邊。問曰。軍師所感何疾。孔明
答曰。憂心如焚。命不久矣。漢中王曰。軍師所憂何也。連問數次。孔明
托病重。瞋目不答。漢中王再三請問。孔明喟然嘆曰。臣自出茅廬之
中。得遇主公。相隨至今。言聽計從。幸主公有兩川之地。不負臣夙昔
之言也。今王上所有文武官僚數百餘員。皆欲王上爲君。共圖霸業。
光顯祖宗。不想主公堅執不肯。多官皆有怨心。不久必盡散矣。若文
武皆散。吳魏來攻。兩川休也。臣安得不憂乎。漢中王曰。吾非推阻。恐
天下人議論也。孔明曰。古人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今主公名正言順。有何不可。豈不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漢中王曰。
待軍師病可。行之未遲。孔明將屏風一擊。外面文武皆入。拜伏于地。
曰。王上旣允。便請擇日。以受大禮。漢中王視之。乃是太傅許靖。安漢
將軍糜竺。青衣侯尚舉。陽泉侯劉豹。別駕從事趙祚。治中從事楊洪。
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太常卿賴忠。光祿卿黃權。祭酒何曾。
學士尹默。司業譙周。大司馬殷純。偏將軍張裔。少府王謀。昭文博士
伊籍。從事郎秦宓。漢中王曰。陷孤受萬代之罵名。皆卿等也。孔明奮
然而起曰。大事旣定。便可築臺。卽時送漢中王還宮。孔明便差博士
許慈。諫議郎孟光。掌禮。築臺於成都武擔之南。大禮旣畢。多官整仗

鑾駕迎請漢中王登壇致祭。譙周在壇上高聲朗讀祭文曰：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朔越二十日丁巳皇帝備致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曆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殘忍戮殺主后滔天滅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下將士以為社稷墮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躬行天罰備雖無德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王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室將洩於地謹擇元日與百僚登壇以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於天神惟神饗祚於漢家永綏四海。

漢中王受了王璽捧於壇上四面議之曰備無才德請於有才德者受之。孔明奏曰王上平定四海功德昭于天下况是朕係正統與曹位更已祭告天神後何讓焉於是文武多官皆呼萬歲拜舞。

元章武元年國號大蜀立吳氏為皇后長子劉禪為太子次子劉禪為魯王三子劉理為梁王封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大小官僚一一陞賞大赦天下兩川軍民無不欣躍次日設朝文武官僚拜畢列為兩班先主降詔曰朕自桃園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今不幸二弟關公被東吳孫權所害此仇誓不共天地同日也今朕已卽帝位皆賴卿等扶持若不與關公報仇是負當時之盟也今朕起傾國之兵剪伐東吳生擒逆賊以祭關公方雪此恨是朕之願也言未畢班內一人奮然而出伏於階下諫曰不可不可先主視之乃虎威趙子龍也未知所諫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起自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歲至建安二十五年庚子歲
首尾二年事實

張飛受爵望北拜畢。以酒待使。飛曰：吾兄之誓重如山。嶽廟堂之圖。何不早奏與兵使。答曰：多有勸先滅魏而後伐吳者。飛怒曰：是何言也。昔日吾在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不幸關公半途而逝。吾安得獨享富貴耶。吾當面見天子。願為前部先鋒。掛孝伐吳。生擒逆賊。祭祀關公。表其前盟。吾之願也。言訖。就同使命。整成都而來。却說先主每日自下教場。操演軍馬。克日與師。于是公卿來丞相府下。同入見孔明曰：今天子初臨大位。親統軍伍。非所以重社稷也。丞相秉鈞衡之職。當以諫之。孔明曰：吾苦諫數次不聽。今日汝等隨吾人教。為諫之。于是孔明引百官來奏先主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陛下稟上乘之資。傳祖宗之統。初登寶位。不惡以德服人。為一時之忿。自統大軍。歷山川之險。江河之危。親冒矢石。非所以重社稷也。陛下

中稍回。乃曰：朕且罷兵。別圖良策。遂駕將起。忽報張飛到來。先主請見之。免其朝服。飛至演武所。拜伏於地。抱先主足而哭。先主撫膝。背亦哭。飛曰：陛下今日為君。早忘了桃園之誓。二兄之誓。如何不殺。先主曰：多官諫阻。未敢輕舉。飛曰：他人皆樂富貴。豈知昔日之盟也。若陛下不去。臣捨一丈之軀。與二兄報讐。若不能報時。臣捨死不見陛下也。先主曰：朕與兄弟同往。飛曰：昔日之盟。誓同生死。天下皆知陛下休教人耻笑也。先主曰：卿提本部兵。自閬州而出。朕統精兵。會于江州。共伐東吳。以雪其恨。飛曰：安敢有異片時也。先主曰：朕素知卿酒後恃勇。鞭撻士卒。此為禍之道也。今後務宜寬容。不可如前。飛拜辭而去。次日先主整兵要行。學士秦宓出班奏曰：陛下此行。國為開公報讐。臣切惟不可。陛下捨萬乘之軀。而成小義。古人所不與也。

且關公輕賢傲士。剛而自矜。以致喪命。非天亡之也。願陛下慰之。先王曰。關公與朕猶一體也。大義尚在。豈可忘耶。宐伏地不起。曰。陛下不從。必有大敗。但可惜新創之業。又屬他人矣。先王大怒曰。朕欲舉兵。爾何出此不利之言。叱武士推出斬之。宐面不改色。回顧先王而笑曰。臣死無恨。免用川民之塗炭也。文武官僚皆出奏曰。宐乃貞臣。願聖上仁慈。先王曰。暫且囚下。待朕報讐。回時斬之。却說孔明兩日。即上表諫之。以救秦宐。表曰。

臣亮等。切以吳賊逞鄭武之心。致荊州覆亡之禍。損將星于牛斗。折天柱于楚地。此情哀痛。將興問罪之師。廊廟同謀。悉起發忿之議。皆以爲遷九鼎者。罪由曹賊。隔劉祚者。過非孫權。蓋謂魏賊若曷除。則吳寇自然賓服。願陛下納秦宐金石之言。抑下賊刺虎之勇。以養士卒之力。別作良圖。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先王看畢。擲表于地曰。朕意已決。再諫者。揮劍爲令。遂命丞相諸葛亮。保太子守兩川。驃騎將軍馬超。并弟馬岱。助鎮北將軍魏延。共守漢中。以當魏兵。虎威將軍趙雲爲後應。兼督糧草。黃權程畿爲參謀。馬良陳震掌理文書。黃忠爲前部先鋒。馮習張南爲副將。傅彤張翼爲中軍護尉。趙融廖淳爲合後。川將數百員。分爲門部。并五路蠻夷等處兵。共七十五萬。前後調遣。擇定章武元年七月。上旬出師。却說張飛回到閬中。令軍士盡執白旗。掛孝伐吳。與二兄報讐。克日與兵。忽帳下兩員末將。乃范疆張達也。入帳告曰。所有戰船。白旗白袍。一時無措。須寬限方可。飛大怒曰。吾要報讐。恨不得明日就到。逆賊之境。汝安敢違吾將令。叱武士縛于樹上。各鞭背四十。以手指之曰。來日俱要完備。若違了吾令。即殺汝二人。以示衆軍。二人胸膛震破。滿口出血。回到船中。商議。范疆曰。今日受了刑責。着我等如何辦得。其

此雖飲酒候事

人性暴若火。倘來日不完。你我皆被殺矣。張達曰。比如他殺我。不如我殺他。疆曰。爭奈不得近前。達曰。我兩箇若不當死。則他醉于床上。若當死。則他不醉。二人議畢。令人探之。當日飛在帳中。神思昏亂。動止非常。乃問部曲諸將曰。吾今心驚肉顫。坐臥不安。如之何也。部曲答曰。此是君侯思念關公。以致如此。飛令人將酒來。與部曲同飲。不覺大醉。臥于帳中。范張二賊探知消息。各藏短刀。夜至初更。密入帳中。詐言有人欲稟機密重事。直至床前。飛鼻息如雷。二賊下手。將飛殺之。藏其首級而出。便下船來。引數十人投東吳去了。飛亡年五十五歲。後人有廟讚詩曰。

豹頭環眼大燕頰。虎鬚長坂橋頭斷。曹公鐵馬還英雄。遺盡恩義釋嚴顏。西蜀大飲仰功名。重劍關。

善曾聞鞭督郵。黃巾掃盡動諸侯。虎牢關下人飲似。水逆流義釋嚴顏。安蜀境武欺張郃震中州。將軍

魏山河總屬劉。

曠目橫矛叱魏兵。解令先主得全身。不知肝腹能生變。說說英雄敵萬人。

予觀漢末張車騎。鎗馬端能敵萬夫。蓋為平生鞭士卒。政令小害身軀。又評關公翼德曰。

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効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又讚曰。

關張赴赴出身匡世。扶翼攜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翻飛電發。濟于艱難。贊王洪業。伴迹韓耿。齊聲雙德。交待無禮。並致姦惡。悼惟輕慮。隕身匡國。

却說軍中聽知范疆張達害了張飛起兵追之不及部將吳班先奏
 喪章奏知天子然後令長子張苞具棺槨盛貯令弟張紹守關中苞
 自來報先主却說先主于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出師大小官僚皆
 隨孔明送十里方回是夜先主心驚肉顫寢臥不安出帳仰觀天文
 見西北一星其大如斗忽然墜地先主大疑連夜令人求問孔明孔
 明回奏曰合損一上將三日之內必有驚報先主因此按兵不動忽
 侍臣奏曰關中張車騎部將都督吳班差人賞喪表至先主頓足曰
 噫朕弟喪矣及至覽畢果然如此先主放聲痛哭遙望祭之次日人
 報一隊軍馬撮風而至先主出營觀之良久見一員小將白袍銀鎧
 滾鞍下馬伏地而哭乃張苞也苞曰范疆張達殺了臣父將首級投
 吳去矣先主哀痛至甚飲食少用群臣苦諫曰陛下欲與關公報讐
 何自摧殘龍體先主方纔准信遂與張苞曰卿與吳班敵御弟都督
 作先鋒與卿父報讐否苞曰為父為國萬死不計先主曰吳班御弟
 兵又報一彪軍皆穿素縞風擁而至先主驚疑遂令侍臣看之未知
 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劉先主與兵伐吳

却說侍臣引一小將軍白袍銀鎧入營伏地而哭先主視之乃關公
 次子關興也先主見了關興想起關公放聲大哭眾官奏曰龍淚落
 地亢旱三年陛下以社稷為重不可自棄先主曰朕想布衣之中與
 關張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朕已為天子欲與二弟共享富貴不幸
 俱亡死于非命眼前見此二姪心雖鐵石安能止痛淚乎言訖又哭
 昏絕數次眾官曰二小將軍且退容聖上將息龍體侍臣奏曰陛下
 年過六旬若太憂愁恐無所益先主曰二弟俱亡朕獨在世乃負當
 日之盟也言訖以頭頓地而哭多官商議曰今天子如此煩惱以何

是孔
明學
能
事
皇

解勸馬良曰。今主上初登寶位。見統七十餘萬大軍。征進江南。終日
為關張號哭。其兆不利。陳震曰。吾聞成都青城山西。有一隱者。姓李
名意。世人傳說。此老乃漢文帝時人也。至今三百餘歲。上通天文。下
察地利。中知人之生死吉凶。乃當世之神仙也。何不奏知天子。可用
厚幣安車。祈迎此老。試問吉凶。勝如吾等之見也。眾官皆曰。此言極
善。遂入奏。先主具言李意之事。先主從之。即遣使命。賀詔。就令陳文
同去。震星夜到了本處。令鄉人引入山谷深處。遙望仙庄。清雲隱隱。
瑞氣非凡。忽見一小童來迎曰。來者莫非陳孝起乎。震大驚曰。仙童
安知吾姓字耶。童子曰。吾師昨者有言。今日必有大蜀皇帝詔命至。
使者必陳孝起。震曰。人言真神仙也。信不誣矣。震愈加敬奉。拜伏于
庄外。李意請入。震曰。天子急欲見仙翁一面。李意推老不行。震曰。若
仙翁不去。則某亦無歸路矣。再三哀請。李意方行。震先令使臣飛

是李
意
先

是
先

入宮。先主即引百官出營五里迎之。見李意鶴髮童顏。碧眼方瞳。火
灼有光。身如古柏之狀。先主請入營中。禮畢。李意曰。老夫乃荒山村
叟。無學無識。何勞主上敬焉。先主曰。朕起身與關張結生死之交。共
領戎馬。三十餘年矣。眾皆以朕為中山靖王之後。遂立為帝。今者二
弟被害。警在東吳。故統大軍。會合蠻夷諸酋長。一同伐吳。未見吉凶。
久聞仙翁通曉興廢休咎之因。特請至此。望仙翁一決。李意曰。此乃
天數。非老夫所知也。先主再三求問。意乃索紙筆。先主親奉之。意乃
畫兵馬器械四千餘張。畫畢。便以手一一扯碎。又畫一大人。仰臥于
地上。傍邊一人掘土埋之。上寫一大白字。遂稽首而去。先主大不喜。
言曰。此狂士也。何必信之。即以火焚之。便催前進。張苞入奏曰。吳班
軍馬已至。小臣乞為先鋒。先主乃壯其志。取印與張苞。苞方欲掛印。
又一少年將奮然而出曰。留下印與我。備你有報警之心。我便無報

警之志耶。先主視之。乃關公次子關興也。興拜泣曰。臣父兄已被東
 吳所害。臣願捨無用之軀。上報父兄之讐。下雪自己之耻。望陛下乞
 賜先鋒之職。苞曰。我父警人。見在東吳。如何不擒之。我已奉詔命矣。
 興曰。你有什么能。敢當此任。苞曰。我自幼習學武業。箭無空發。先主曰。
 朕正要觀賢姪設施。以定優劣。苞令軍于二百步之外。立一面旗。旗
 上有紅心。苞拈弓取箭。連射三箭。皆中紅心。衆皆稱善。興挽手在手
 曰。射中紅心。何足為奇。正言間。忽值頭上一行鴈過。興指之曰。吾射
 這飛鴈第三隻。言訖。那隻鴈應弦而落。文武官僚齊聲喝采。也太怒。
 飛身上馬。手挺父所使丈八點鋼矛。馬上大叫曰。你敢與我比試武
 藝否。興亦上馬。綽家傳大砍刀。縱馬而出曰。偏你能使鎗。吾豈不能
 使刀。二將方欲交鋒。先主喝曰。二子休得無禮。來聽約束。興苞二人
 慌忙下馬。各棄兵器。拜伏請罪。先主曰。朕自家部與卿爭。何足為
 姓之交。甚如骨肉。未嘗有半點差錯。今日你二人乃昆仲之分。皆念
 父喪。凶吉相救。患難扶持。庶不負其親情也。何故因一言之忿。自家
 相併。乃失其大義也。父喪未遠。而猶如此。何況日後乎。苞興二人悔
 罪再拜。先主問曰。卿二人誰年長。苞曰。臣長。關興一歲。先主命興拜
 苞為兄。二人就帳上折箭為誓。永相收護。先主下詔曰。吳班為先鋒。
 朕自為收後。令張苞關興領三千精銳兵護駕。傳令已畢。水陸並進。
 船騎雙行。軍勢浩蕩。縱橫殺奔吳國而來。却說范疆張達二賊。將張
 飛首級投獻吳侯。細告前事。孫權聽罷。收了二人。乃與百官曰。今劉
 玄德卽了帝位。統精兵七十餘萬。御駕親征。勢若泰山。如之奈何。百
 官盡皆失色。面面相看。並不敢言。諸葛瑾出曰。某食君侯之祿。久矣。
 無可報効。願捨殘生。去見蜀王。以利害說之。使兩國相和。同發兵去
 問曹丕之罪。令江南之民免遭塗炭也。權大喜。卽遣諸葛瑾為使。來

此皆二
 無所罪
 之權所
 無所罪
 之權所

三國志

說先王罷兵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翼德雄敵萬夫乃竟為酒後恃勇鞭撻士卒所恨吾人觀此嘗
暴戒酒毋自取禍也

吳臣趙咨說曹丕 第八十二回

章武元年秋八月先王起大軍至夔關夔關今屬四川夔州府駕屯白帝城

城山各在夔前隊軍馬已出川口近臣奏曰吳使諸葛瑾至先王傳

旨教休放入黃權奏曰瑾弟在蜀為相必有事而來陛下何故絕之

常召人看其言可從則從之如不可則違之就借彼口說與係權令

知問罪有名也先王從之召瑾入城瑾拜伏于地先王問曰下喻遠

來必有事故也瑾曰臣弟久事陛下臣故托弟不避斧鉞之誅特來

與荆州之事也近者關公居于此吳侯孫權欲求親不得更兼呂蒙

操再三以天子為由遣使吳侯命將令襲荆州吳侯深不肯許呂

以騰啟于吳侯却擅自興兵誤成大事吳侯因呂蒙讐害關公悔之

不及此乃呂蒙之過非吳侯之事也今呂蒙已死冤讐已息孫夫人

久慕陛下恨不得見面今吳侯令臣為使願交割荆州仍還其降將

送歸夫人永結盟好共滅曹丕以正篡逆之罪未審聖意若何先王

怒曰彼害了關公是廢朕之股肱也今日敢以巧言令色而來說乎

瑾曰臣請以輕重大小之事與陛下論之陛下乃漢朝皇叔今漢帝

已被曹丕篡逆却不報之而為異姓之親自率大軍涉山川之險來

決雌雄是捨大義而就小義也中原乃海內之地兩都皆大漢創業

之方陛下不取而但爭荆州是棄重而取輕也天下皆知陛下即位

必興漢室恢復山河今却為一將之忿而屈萬乘之君是失其較量

評亦瑜大難

此亦和

之見小

時張

也。陛下察之。先王大怒曰。殺吾弟之讐。不共天地同日月也。若要朕
 罷兵。除死方休。不看丞相之面。先斬汝首。今且容忍。放回汝去。與孫
 權說知。洗頸就戮。朕削平江南。方雪萬分之一也。諸葛瑾見先王說
 自回江南。却說張昭。入見孫權曰。諸葛子瑜知蜀兵勢大。故假以講
 和為辭。欲背吳入蜀。此去必不回矣。權曰。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
 盟。子瑜不負于孤。孤不負于子瑜也。昔日子瑜在柴桑時。孔明來吳。
 孤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何不留之。子瑜曰。弟已事玄德。義無二
 心。弟必不肯留吳。猶瑾之不往。其言足貫神明。豈肯今日降蜀也。孤
 見子瑜。可與深交。非外言可間也。正言間。忽報諸葛瑾回。權曰。孤言
 若何。張昭等滿面羞慚。瑾見孫權。言先王不肯通和之意。權又嘆曰。
 若如此。則江南危矣。言未畢。階下一人進曰。某有一計。可解此危。權
 視之。乃中大夫趙咨也。權曰。德度有何良策。咨曰。主公可修一表。其
 詞曰。伏乞聖鑒。去見魏帝。曹不陳說利害。使魏漢中則蜀兵自然
 矣。權曰。此計最善。卿此去。休失了東吳氣象。咨曰。若有些小所失。即
 投江而死。安有面目而見江南之人物乎。權大喜。即寫表稱臣。并送
 還于禁等。令趙咨為使。星夜到了許都。先見太尉賈詡等。并大小官
 僚。次日早朝。賈詡出班奏曰。東吳遣中大夫趙咨上表。魏帝笑曰。此
 欲解蜀兵也。令放入拜伏于丹墀。百官稱賀。丕覽表已畢。遂問咨曰。
 吳侯乃何等之主也。咨奏曰。乃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丕大笑。咨問
 曰。陛下何笑也。丕曰。朕笑卿褒獎太甚也。咨曰。陛下聽臣以解之。丕
 曰。卿言合理。朕即准其表也。咨曰。納魯肅于九品。是其聰也。援呂蒙
 于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
 智也。據三江。虎視于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畧也。以此論
 之。豈不為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丕又問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

此亦。口。利。也。

亦。亦。亦。

能。能。能。

至。至。至。

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少有餘閑博覽經傳歷代史籍乃丰采奇異之人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丕曰朕欲伐吳可乎咨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禦備之固丕曰吳難魏乎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丕曰東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數丕嘆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卿可以當之耳于是魏帝即時降詔命太常卿邢貞捧冊封孫權為吳王加九錫趙咨謝恩出城大夫劉曄諫曰今孫權懼蜀兵之勢故來請降以畏敵人之勢耳以臣之愚見何吳交兵乃天亡也陛下可遣上將提數萬之兵渡江襲之蜀攻其外魏攻其內吳國之亡不出旬日也吳亡則蜀豈能久存乎願陛下察之丕曰孫權既以禮服朕若攻之乃失信于天下也朕初登大位此等詐謀不可用之劉曄又曰孫權雖有雄才乃漢末宗裔將軍南陽人也之職耳官制則勢微江南之民有畏中原之心不可加以王位加以王位則去陛下一階耳禮秩衣冠俱相亂也今陛下信其詐如其王位賜其九錫乃與虎添翼也孫權若退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而內無誠心即漸怠慢故使陛下生怒陛下若興兵伐之孫權必普告江南之民曰孤事中國不失臣下之禮今無故起兵而來必擄我人民掠我金帛欲得江南子女而為婢妾矣吳民信其言而戰加上帝也今陛下若不乘危除之後必有悔丕曰不然朕不助吳亦不扶蜀朕居正統安若泰山待看吳蜀交兵若滅了一國只有一國那時除之有何難也朕已決定卿勿復言劉曄羞慚而退後人有詩歎曰

天數相關豈遠圖
 聖明原有百靈扶
 曹丕當日聽劉曄
 安得江南地屬吳

此亦。口。利。也。

能。能。能。

至。至。至。

不與他
孫權
是極
尚見

大
公

不與他
孫權
是極
尚見

魏帝不從劉曄所諫命太常卿刑貞同趙咨捧執冊錫逕回東吳
說孫權聚集百官商議解蜀兵之事忽報魏帝封主公為王宜官
接顧雍諫曰主公只宜自稱上將軍九州伯之位不當受魏帝封
權曰當日沛公受項羽封為漢中王蓋因時也何故推之遂率百官
出城迎接刑貞自恃上國天使不行下車端坐車上藐視吳國人物
張昭大怒向前叫曰汝雖是上國天使安敢妄自尊大以為江南無
智勇之人物乎以為江南無方寸之斧刀乎刑貞慌忙下車與孫權
相見並車入城忽車後一人放聲哭曰吾等不能奮身捨命與主公
併魏吞蜀令主公受人封爵言訖滾下馬來以頭撞地而哭刑貞聞
之歎曰江東有如此之士終非久在人下者也貞問之乃偏將軍徐
盛也貞遂不敢輕待却說孫權受了封爵眾文武官僚拜賀已畢命
收拾美玉明珠犀角玳瑁翡翠孔雀開鳴鳴山雞等件遣人饋進

謝恩張昭諫曰貢獻之物莫非人情權笑曰利足以結人
之物皆瓦石之類耳何足惜哉眾官歎服却說蜀帝先主自白帝

逐回詣葛瑾之後更令軍士歇馬半月以養銳氣細作人來奏先主
曰東吳求救于魏魏不發兵止封孫權為吳主先主大喜即傳旨遣

兵隨有蠻王沙摩柯引番兵數萬前來助戰又有洞溪漢將杜路劉
寧二枝兵到水陸並進聲勢震天水路軍已出坐口旱路軍已到

歸巫口屬四川巫山却說吳王孫權雖登了王位奈魏帝不肯接應
乃問文武曰蜀兵勢大當復如何眾皆默然權曰前有周郎後有魯

肅呂蒙繼之今呂蒙已亡無人與孤分憂也言未畢忽班部中一少
年將奮然而出伏地奏曰王上養軍千日用在一朝王上待臣等官

僚以國士之禮今聞蜀兵已至皆緘口結舌是何理也臣雖年幼願
習兵書願乞數萬之兵以破蜀軍而擒劉備上報王上之恩下救生

靈之苦。權大喜。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如何分解。

關興斬將救張苞

出班奏者。乃吳人也。姓孫名桓。字叔武。桓父孫河。字伯海。本姓俞氏。孫策愛之。待如親弟。賜姓孫氏。因此亦係吳王宗族。河生四子。桓乃長子。弓馬熟閑。智勇過人。常從吳王征討。累立奇功。官授武衛都尉。時年二十五歲。當時孫桓奏曰。臣身邊有大將二員。乃李異謝旌。論此二將。有萬夫不當之勇。乞數萬之衆。即擒劉備矣。權曰。孤姪鮮勇。爭奈年幼。必得一人相助。爲上將可也。忽又一人出曰。臣願與小將軍同擒劉備。衆視之。乃朱治外甥。官封虎威將軍。丹陽故鄣人也。姓朱名然。字義封。權大喜。遂點水陸軍五萬。封孫桓爲左都督。朱然爲右都督。即日起兵。前哨探得蜀兵已至宜都。宜都屬湖下寨。朱然引二萬五千軍馬。宜都界口下寨。後分作三營。以拒蜀兵。

此處

吳班領前鋒之印。自出川以來。所到之處。望風而降。其小智血力。

將不用施謀。軍勢洋洋。直到宜都。探知孫桓引兵在彼下寨。即差人

回報。先鋒馮習張南二人未敢擅便。飛奏大蜀皇帝。時先主已到秣

歸。聞奏孫桓爲將。在宜都界口拒敵。先主勃然大怒曰。量此輩小兒

安敢與朕相敵耶。帳下關興奏曰。既孫權令此子爲將。安勞陛下遣

大將也。臣願討之。先主曰。賢姪去走一遭。朕欲觀其壯氣。興拜辭欲

行。張苞奏曰。既安國前云討賊。臣願同行。先主曰。更得賢姪相助。甚

妙。此去敬謹。不可造次。倘有疎虞。墮蜀軍之銳氣也。苞與二人拜辭

先主。逕到軍前。見了先鋒。同起大兵。漫山蔽野。分布陣勢。鼓角喧天。

孫桓聽知蜀兵大至。遂拔三寨之兵。分布陣勢。兩陣對圓。桓領李異

謝旌。立馬于門旗之下。見蜀營中。擁出二員大將。皆銀盔銀鎧。白馬

白旗。上首張苞。挺丈八點鋼矛。下首關興。橫青龍偃月刀。苞大罵曰。

有此二子。雲長

七年三月

孫桓見馬倒了。急向前輪起大斧。望張苞腦袋便砍。忽一道紅光閃閃。倒李異趕上。輪斧欲砍。被興舉刀斬之。救了張苞。乘勢掩殺。飛奔而來。孫桓見折了李異。忿怒愈加。次日又引軍來。張苞關興齊出。與孫桓交鋒。桓大怒。拍馬揮刀。與關興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張苞挺矛夾攻。桓大敗。回陣。二小將追殺入營。蜀將先鋒張南馮習驅兵掩殺。苞奮勇當先。殺入吳軍。正遇謝旌。舉止失措。被苞一矛刺于馬下。却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吳軍四散奔走。蜀將馮習等得勝收兵。只見關興張苞大驚曰。安國有失。吾命亦不存矣。言訖。綽鎗上馬。尋不數里。只見關興左手提刀。右手活挾一將。苞問曰。此是何人。興笑而答曰。吾在亂軍中。正遇讐人。故生擒而來。苞視之。乃是夜來放冷箭射中馬的吳將譚雄也。苞大喜。同回本營。斬首。灑血祭了死馬。遂寫表差人。赴先主處報捷去了。却說孫桓折了李異。謝旌并譚雄等許多將士。去了羽翼。力窮勢孤。不能抵敵。即差人求救于吳去了。却說先鋒張南與馮習曰。目今兵敗將亡。正可乘虛掩殺。劫了營寨。拔去病根。使東吳墮失銳氣。不敢拒敵矣。習曰。孫桓

孫桓見馬倒了。急向前輪起大斧。望張苞腦袋便砍。忽一道紅光閃閃。倒李異趕上。輪斧欲砍。被興舉刀斬之。救了張苞。乘勢掩殺。飛奔而來。孫桓見折了李異。忿怒愈加。次日又引軍來。張苞關興齊出。與孫桓交鋒。桓大怒。拍馬揮刀。與關興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張苞挺矛夾攻。桓大敗。回陣。二小將追殺入營。蜀將先鋒張南馮習驅兵掩殺。苞奮勇當先。殺入吳軍。正遇謝旌。舉止失措。被苞一矛刺于馬下。却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吳軍四散奔走。蜀將馮習等得勝收兵。只見關興張苞大驚曰。安國有失。吾命亦不存矣。言訖。綽鎗上馬。尋不數里。只見關興左手提刀。右手活挾一將。苞問曰。此是何人。興笑而答曰。吾在亂軍中。正遇讐人。故生擒而來。苞視之。乃是夜來放冷箭射中馬的吳將譚雄也。苞大喜。同回本營。斬首。灑血祭了死馬。遂寫表差人。赴先主處報捷去了。却說孫桓折了李異。謝旌并譚雄等許多將士。去了羽翼。力窮勢孤。不能抵敵。即差人求救于吳去了。却說先鋒張南與馮習曰。目今兵敗將亡。正可乘虛掩殺。劫了營寨。拔去病根。使東吳墮失銳氣。不敢拒敵矣。習曰。孫桓

孫桓見馬倒了。急向前輪起大斧。望張苞腦袋便砍。忽一道紅光閃閃。倒李異趕上。輪斧欲砍。被興舉刀斬之。救了張苞。乘勢掩殺。飛奔而來。孫桓見折了李異。忿怒愈加。次日又引軍來。張苞關興齊出。與孫桓交鋒。桓大怒。拍馬揮刀。與關興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張苞挺矛夾攻。桓大敗。回陣。二小將追殺入營。蜀將先鋒張南馮習驅兵掩殺。苞奮勇當先。殺入吳軍。正遇謝旌。舉止失措。被苞一矛刺于馬下。却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吳軍四散奔走。蜀將馮習等得勝收兵。只見關興張苞大驚曰。安國有失。吾命亦不存矣。言訖。綽鎗上馬。尋不數里。只見關興左手提刀。右手活挾一將。苞問曰。此是何人。興笑而答曰。吾在亂軍中。正遇讐人。故生擒而來。苞視之。乃是夜來放冷箭射中馬的吳將譚雄也。苞大喜。同回本營。斬首。灑血祭了死馬。遂寫表差人。赴先主處報捷去了。却說孫桓折了李異。謝旌并譚雄等許多將士。去了羽翼。力窮勢孤。不能抵敵。即差人求救于吳去了。却說先鋒張南與馮習曰。目今兵敗將亡。正可乘虛掩殺。劫了營寨。拔去病根。使東吳墮失銳氣。不敢拒敵矣。習曰。孫桓

七年三月

雖然折了許多將士。朱然水軍見今結營江上，未曾損折。今日若去劫寨，倘水軍上岸，斷其歸路，我軍必自亂矣。南曰：此事至易，可教關興、張苞各引五千軍，伏于山谷中。如朱然不來，則休；倘或來時，左右兩軍齊出夾攻，必然殺敗矣。吳班曰：不如先使小卒詐作降兵，却將劫寨事告與朱然，然見火起，必定來救，却令伏兵擊之，則大事就矣。馮習等遂用其計，却教關興、張苞先引兵伏定，乃令小卒行計。却說朱然聽知孫桓損兵折將，正欲來救，忽伏路軍引幾箇小卒上船，然問之。小卒曰：我等是馮習帳下士卒，因賞罰不明，特來投降，就報機密。然曰：報何事？小卒曰：今晚馮習乘虛要劫孫將軍營寨，必定放火也。朱然聽畢，即使人報知孫桓，報事人方行半途，被關興殺了。然就欲引兵去救，忽一將出曰：小卒之言未可深信，倘有疎虞，水陸二軍盡皆休矣。將軍只宜總守水寨，深願督將軍一行，然視之，乃部將馬良也。遂令崔禹引一萬軍而行。是夜馮習、張南、吳班分兵入吳寨，四面火起。吳兵大亂，尋路奔走。且說崔禹正行之間，忽見火起，急急催兵前進。剛纔轉過山來，忽山谷中鼓聲大震，左邊關興，右邊張苞兩路夾攻。吳兵進退不得，崔禹大驚，方欲奔走，正遇張苞交馬，只一合被苞生擒而回。此時東吳水陸二軍一齊皆休。朱然聽知危急，將船往下水，退五六十里。孫桓引敗軍逃走，桓問曰：前去何處城堅糧廣，軍士答曰：此去正北夷陵城，可以屯兵。桓急催軍，方至夷陵後，面馮習、張南引兵追至，四面圍定。關興、張苞等解崔禹到，秣歸來。奏先主大喜，傳旨就將崔禹斬之，大賞三軍。自此威風震動江南，諸將無不膽寒。却說孫桓令人求救于吳王。吳王大驚，即召文武商議曰：今孫桓受困于夷陵，朱然大敗于江中，蜀兵勢大，如之奈何？張昭奏曰：今諸將雖有歸世者，尚還有十餘人，何慮于劉備也。可命韓當

張苞兩
勇也
或亦三
交點助



此平...
卷之四
三十一

為正將。周泰為副將。瑋璋為先鋒。凌統為合後。其寧為救應。使起兵十萬。拒之。何礙。權依所奏。即命諸將速行。此時其寧已患痢疾。不得已而率之。却說先主于巫峽建平超。直接夷陵界。分七十餘里。連結四十餘寨。見關興張苞。屢立大功。命近臣以御酒賞勞。先主喟然歎曰。昔日從朕諸將。皆老邁無用矣。復有二姪。如此英雄。朕何慮孫權乎。正言間。忽報韓當周泰領兵來到。先主便欲遣將。近臣奏曰。老將黃忠引五六人投東吳去了。先主笑曰。黃漢升非反背之人也。因朕失口。誤言老者皆無用。此人必不服老。故奮力而去相持矣。即召關興張苞曰。黃漢升此去。必然有失。賢姪休辭勞苦。可去相助。畧有微功。便可令回。勿使有失。二小將拜辭先主。奮然上馬。引本部軍來助黃忠。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關張英雄蓋世。二子亦武勇過人。將本有種。得興苞而關張不死。然得興苞而關張亦可以死矣。

劉先主猱亭大戰 第八十三回

却說武威後將軍黃忠于章武二年春正月。隨先主伐吳。忽聞先主所言老將皆無用。激起英雄之氣。即提刀上馬。引親隨五六人。逕到夷陵營中。張南馮習接入。問曰。老將軍此來必有故也。忠曰。吾自長沙跟天子到今。多負勤勞。未嘗有虧于吾。吾今年雖七十旬。有餘尚食肉十斤。臂開二石之弓。能乘千里之馬。何為老也。昨日主上言道。吾等老而無用。故來此處與東吳交鋒。看吾斬將。老也不老。正言間。忽報吳兵前部已到。哨馬臨營。忠奮然而起。出帳上馬。馮習等勸曰。老將軍且休輕進。忠不聽。縱馬而去。馮習令吳班領兵助戰。忠在吳軍陣前。勒馬橫刀。單搦先鋒潘璋交戰。璋引兵來迎。璋手將史蹟欺忠。

潘璋

漢

年老挺鎗來迎。鬪不三合。被忠一刀。斬于馬下。潘璋大怒。揮關公使
 的青龍刀。來戰黃忠。交馬數合。不分勝負。忠奮力惡戰。璋料敵不
 撥馬便走。忠乘虛追殺。吳班領兵助戰。全勝而回。路逢關興張苞。吳
 曰。我等奉聖旨。教來助老將軍。既已立了功。速請回營。忠不聽。日
 潘璋又來搦戰。苞與二人要與助戰。忠不從。吳班要與助戰。忠亦不
 從。却自引五千軍出迎。戰不數合。璋拖刀便走。忠縱馬追之。厲聲大
 呼曰。吾與關公報讐。休得走也。追至三十餘里。四面喊聲大震。伏兵
 齊出。右邊周泰。左邊韓當。前有潘璋。後有凌統。把黃忠困在垓心。忽
 然狂風大起。忠心慌急退時。山坡上馬忠引一軍出。黃忠被困。不能
 抵當。被馬忠一箭射中肩窩。險些兒落馬。吳兵見忠中箭力危。却
 齊來攻。後面喊聲大起。兩路軍殺來。吳兵潰散。救出黃忠。乃是關興
 張苞也。二小將保送黃忠。送到御前營中。忠年老血衰。箭瘡痛楚。命
 在旦夕。先主御駕自來看視。撫其背曰。令老將軍中傷。朕之過也。
 臣乃一武夫耳。幸遇陛下。臣今年七十有五。壽亦足矣。望陛下善
 保龍體。以圖中原。言訖。不省人事。是夜殞于御營。史官有廟讚詩曰。
 老將說黃忠。收川立大功。重披金鎖甲。雙挽鐵胎弓。敵斬驚曹操。
 流芳鎮蜀中。臨亡頭似雪。猶自顯威風。
 贊曰。將軍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先主見黃忠氣絕。哀傷不已。具棺槨。勅葬于成都。先主歎曰。五虎大
 將。已亡三人。朕尚不能復讐。深可痛哉。先主引御林軍。直至獠亭。大
 會諸將。水陸俱進。水路令黃權領兵。先主自率大軍。于旱路進發。韓
 良等皆諫不聽。時章武二年二月中旬。先主分兵八路。來取獠亭。韓
 當周泰。聽知先主御駕來征。自引兵出迎。兩陣對圓。韓當周泰出馬。
 只見蜀營門旗開處。先主自出。黃羅銷金傘蓋。左右白旄黃鉞。金

旌節前後圍繞。韓當大叫曰：陛下今為蜀主，何自輕出！倘有疎虞，悔之何及！先主遙指罵曰：汝等吳狗，傷朕手足，誓不同天地共日月也！

若還早降，免其死罪。韓當回顧眾將曰：誰敢衝突蜀兵乎？言未盡，手

將憂恟，挺鎗出馬。先主背後，張苞挺丈八矛，縱馬而出，大喝一聲，直

取夏侯惇，見苞聲若巨雷，天生豪傑，殺氣冲天，心中驚懼，恰待要走。

周泰弟周平，見惇抵敵不住，平揮刀縱馬而來。關興見了，躍馬提刀

來迎，張苞大喝一聲，一矛刺夏侯于馬下。周平大驚，措手不及，被關

興一刀斬之。二小將，便取韓周，韓周慌退入陣。先主見之，歎曰：虎父

無犬子也。用御鞭一指，蜀兵掩殺將來。吳兵大敗，那八路兵勢若泰

山，殺的那吳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却說甘寧正在船中染病，聽知

蜀兵大至，火急上馬，時一彪蠻兵驟至，人皆披髮跣足，或使方努長

鎗，傍牌刀斧為首，乃是胡王沙摩柯，生得面如噀血，碧眼突出，使一

箇鐵蒺藜骨朵，腰帶兩張弓，威風抖擻，甘寧見其勢大，不敢交鋒，

馬而走。被沙摩柯一箭射中寧頭，帶箭而走，到于富池口。富池口，在

州與國坐在大樹之下而死。樹上羣鴉數百，以繞其屍。吳王葬之，立

廟祭祀。至今富池口有甘寧廟，往來客商祭。後人有廟讚詩曰：

巴郡甘興霸，長江錦幔舟。關公不敢渡，曹操鎮常憂。劫寨將輕騎，

驅兵飲巨甌。神鴉靈顯聖，香火永千秋。

却說先主全獲大功，遂得獵亭。吳兵各四散逃生。先主收兵，諸將上

功，只不見關興。先主慌令張苞等四面跟尋。原來關興殺入吳陣，正

遇讐人潘璋，驟馬趕來，璋大驚，奔入山谷內，不知所往。興尋思：只在

山裏往來尋覓不見，看看天晚，迷踪失路。幸得星月有光，追至山僻

之間，時至三更，到一庄上下馬擊門，忽一老夫出而問之。興曰：吾是

戰將，失迷到此，求一飯充饑。老夫引入，興見一神堂內點着明燈，中

祀關公，

祀關公，

祀關公，

祀關公，

祀關公，

祀關公，

祀關公，

祀關公，

祀關公，

祀關公，

祀關公，

祀關公，

祀關公，

堂繪畫關公神像與哭而拜之。老夫問曰：將軍如何哭也？興曰：此吾

父也。老夫便拜興曰：何故供養吾父？老夫答曰：此間皆是尊神地方。

在生之日，家家侍奉。何況今日為神乎？老夫只望蜀兵早報讐。今

將軍到此，百姓有福矣。置酒食待之。卸鞍喂馬。却有三更已後，忽聞

外又一人擊戶。老夫出而問之。乃吳將潘璋亦來投宿。恰入草堂，

興見之，按劍在手，大喝曰：反賊休走。璋回身便出。忽門外一人面如

重棗，丹鳳眼，臥蚕眉，飄三縷美髯，綠袍金鎖，按劍而入。璋見是關公

顯聖，便大叫一聲：神魂驚散。轉身回時，被興一劍斬之。取心瀝血，到

神堂祭祀。興得了父親的青龍偃月刀，却將潘璋首級拴于馬項之

下。辭了老夫，就騎了潘璋的馬，望本營而來。于是老夫將璋屍首拖

出燒埋。關興行無數里，忽聽得人言馬嘶。一彪軍來到，為首將乃潘

璋部將馬忠也。忠見興，殺了主將潘璋，將首級拴于馬項之下。青龍

刀又破興得了。忠見之，勃然大怒，縱馬來取關興。興見馬忠，心驚

警人，氣冲牛斗，舉青龍刀，望忠便砍。忠閃過，敗走。部下三百軍叫曰：

將軍休走，我等併力擊之。馬忠撥回馬來，眾軍一聲喊起，將關興圍

在垓心。興力孤，不能展轉。忽見西北上一彪軍殺來，乃是張苞跟尋

關興也。馬忠見得救兵到來，慌忙自退。關興、張苞一處趕來，趕不數

里，前面糜芳、傅士仁引兵來尋馬忠。兩軍相合，混戰一處。背後凌統

又引一軍來到。苞與二人兵少，慌忙徹退回至猊亭。來見先主，獻上

首級，具言此事。先主驚異，賞犒三軍。却說馬忠回見韓當、周泰，收聚

敗軍，各分頭守把。軍士中傷者，不計其數。馬忠帶傅士仁、糜芳于江

渚屯劄。當夜三更，軍士皆哭聲不止。糜芳暗聽之，眾軍言曰：我等皆

是荊州之兵，被呂蒙詭計，送了主公性命。今劉皇叔御駕親征，原莫

早晚休矣。所恨者糜芳、傅士仁也。我等何不殺此二賊，去獻天子功

北平記

可。望。有。

這。都。是。雲。長。六。靈。所。為。

是。

包。公。關。的。子。

此。亦。是。德。之。靈。所。使。

此。平。三。國。志。

勞不小也。衆言曰：不要性急，等箇空兒便就下手。糜芳聽得，大驚，遂與傅士仁商議曰：「軍心變動，我二人性命難保。今劉先主所恨者，馬忠也，何不殺了他，將首級去獻先主，告稱我等不得已而降之？今知御駕前來，特地詣營請罪。」仁曰：「不可。去必有禍。」芳曰：「先主寬仁厚德，目今阿斗太子是我外甥，先主但念我國戚之情，必不肯加害二人。計較已定，先備了馬。」三更人帳，刺殺馬忠，將首級割了，二人帶數十騎，逕投魏亭而來。伏路軍人先引見張南、馮習，具說其事。次日到御營中來，見先主，獻上馬忠首級，哭告于前曰：「臣等實無反心，被呂蒙詭計，稱言關公已亡，賺開城門，臣等不得已而降之。今聞聖駕前來，特殺此賊，以雪陛下之恨。臣等伏候請罪。」先主大怒曰：「朕自離成都許多時，你兩箇如何不來請罪？今日勢危故來巧言令色，欲令其身朕若饒你，至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而見關公乎？」言訖，令關興在御營設關公靈位，先主親捧馬忠首級請前祭祀，哀傷甚切。又令關興將糜芳、傅士仁剝去衣服，跪于靈前，親自用刀割之，以祭關公。忽將苞上帳，哭拜于地曰：「二伯父讐人皆已誅戮，臣父冤抑，何日報之？」先主曰：「賢姪勿憂，朕當削平江南，殺盡吳狗，務擒二賊，與你親自醢之，以祭你父。你父英靈知朕心也。」苞泣謝而退。此時先主威聲大振，江南之人盡皆膽裂，日夜號哭。韓當、周泰大驚，急奏吳王，具言糜芳、傅士仁殺了馬忠，去歸蜀帝，亦被醢之。孫權心怯，遂聚文武商議步騭奏曰：「先主所恨者，乃呂蒙、潘璋、馬忠、糜芳、傅士仁也。糜、關公皆此數人，今盡亡矣，獨有范疆、張達二人，乃刺張飛之輩，見在東吳，何不擒此二人，并飛首級遣使送還，及交與荊州，送歸夫人，上表求和，再會前情，共圖滅魏，平分天下，有何不可？若如此行之，則蜀兵自退矣。」從其言，遂具沉香木匣，盛貯飛首級，武士擒下范疆、張達囚于檻車。

此。平。三。國。志。

卷。之。四。

七。十。六。

之內。令程秉爲使。賫國書。望虢亭而來。却說先主欲發兵前進。忽近臣奏曰。東吳遣使送張車騎之首。并囚范疆張達二賊至矣。先主兩手加額曰。此天之所賜。亦由三弟之靈也。卽令張苞設飛靈位。先主自祭。見飛首在匣中。面不改色。先主哀傷甚切。張苞自仗利刀。將范疆張達萬剛凌遲祭父之靈。後人有詩曰。

祭靈神

先主令張苞剛了范張二賊。祭了張飛。怒氣不息。定要滅吳。馬良奏曰。讐人盡戮。其恨可雪矣。吳大夫程秉到此。欲還荊州。再進夫人。永結親情之好。共圖滅魏。以分天下。伏候聖旨。先主大怒曰。朕切齒讐人。乃孫權也。今若與之達和。是負二弟當日之盟也。今先滅吳。次却收魏。一統天下。效光武之中興。是所願也。朕欲斬來使。以絕吳情。言者告方免。程秉抱頭鼠竄。回奏吳王曰。蜀不從講和。誓欲滅吳。吳王曰。恢復漢室。衆臣皆諫。堅執不聽。權大驚。舉止失措。忽階下一人。奏曰。見有擎天之柱。如何不用耶。衆視之。乃關澤也。權曰。德澤足知其才。乃是何人也。當日關澤舉薦之人。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陸遜定計破蜀兵

却說關澤奏曰。昔日東吳大事。全在周郎。次後魯子敬代之。子敬上矣。決于呂子明。今子明雖喪。見有陸伯言。在于荊州。此人名雖儒生。足有雄才大畧。以臣論之。不在周郎之下。前破關公。皆伯言之謀也。王上若能用之。破蜀必矣。如或有失。臣請先納其頭。權曰。非德澤之言。孤幾誤大事也。卽令去召陸遜。張昭奏曰。陸遜乃一書生耳。非劉備之敵手也。切不可用之。顧雍亦曰。陸遜年幼。才疎德薄。恐諸公不服。若不服。則生禍亂。必恨于大王也。步騭亦曰。遜只可在于別郡。聽

此非知

此非知

此非知

之孫九江都尉陸駿之子身長八尺面如美玉體似凝酥官領鎮西

國伯言
張便不
是此王
才不

大有作

大有將

使令而已若托以大事非其宜也闕澤大呼曰若不用陸伯言則東
 吳休矣臣願將全家以保之權曰孤亦知陸伯言乃奇才也孤當托
 之澤曰大王若不付以重任其才不能盡展也權曰然于是召陸遜
 至遜本名陸議後改名遜字伯言乃吳郡吳人也漢城門校尉陸績
 之孫九江都尉陸駿之子身長八尺面如美玉體似凝酥官領鎮西
 將軍遜恭拜吳王權曰今蜀兵臨境孤命卿總督軍馬以破劉備何
 如遜曰江東文武皆大王故舊之臣臣年幼無才安能制之權曰闕
 德澤以全家保卿去破劉備孤亦素知卿才今拜卿為大都督卿勿
 推辭遜曰倘文武不服何如權取所佩劍與之曰如有不聽號令者
 先斬後奏遜曰臣受恩久矣故不敢辭大王來日當聚多會以賜之
 闕澤奏曰古之命將必當築臺會眾捧白旄黃鉞印綬與爵囑云闕
 以內寡人主之闕以外將軍制之然後名正言順事必成矣大王宜
 遵此禮擇日築壇拜伯言為大都督假節鉞則眾人自然服矣從
 之命人連夜築壇完備大會百官請陸遜登壇拜為大都督假節右
 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賜以寶劔印綬令掌六郡八十一州兼荆
 楚諸路軍馬吳王囑之曰闕以內孤王之闕以外將軍制之先斬後
 奏遜頷命下壇令徐盛丁奉為護衛即日行比及陸遜出師早調
 諸路軍馬水陸並進有文書先到于邊庭具言此事韓當周泰大驚
 曰王上如何以小書生總兵也不時遜至眾皆不服遜陞帳議事眾
 人只得恭賀遜曰王上命吾為大將以破蜀兵軍有常法公等各宜
 遵守違者王法無親勿令自悔眾皆默然周泰曰目今安東將軍孫
 桓乃王上小姪見困于夷陵城中內無糧草外無救兵請都督早施
 良策救出孫桓以安王上之心也吾料此行必都督大衆不能解之
 遜曰吾素知孫安東深得軍心必能堅守不必救之待吾破蜀畢彼

此評三國志

卷之六

三十一

當所
亦自
非是
知已

自出矣。衆皆暗笑而退。韓當與周泰曰：命此孺子為將，東吳休矣。公見彼所行乎？泰曰：吾故以言試之，早無一計，安能破蜀也。次日陸遜傳下號令，教諸將各處關防，牢守隘口，不許輕敵。衆皆笑其孺，不依堅守。次日陸遜陞帳，喚諸將曰：吾欽承王命，總督諸軍，昨已三令五申，令汝等各處堅守，俱不遵吾令，何也？韓當曰：吾自從破虜將軍平定江南，經數百戰矣。其諸將或從討逆將軍，或從當今大王，皆是披堅執銳，出生入死之士也。今王上命汝為大都督，令退蜀兵，可早定計，調撥軍馬，分投征戰，以圖大事。今却令堅守，以待天自殺賊，乃無謀之甚也。吾非貪生怕死之人，使我等墮其銳氣，是何理也。言訖，帳下諸將皆應聲而言曰：韓將軍之言是也。吾等情愿決一死戰。陸遜聽畢，掣劍在手而言曰：劉備威震天下，曹操尚且懼怕，今人東吳境內，實非容易之敵也。汝等諸將皆倚國恩，當相和順，共破勳兵，以

也反
別處

王上吾今自有妙策，非汝等所能知也。汝等各不相顧，而違令，何道理！僕雖一介書生，今蒙王上托以重任者，以吾有尺寸可取，能忍辱負重故也。汝各守隘口，牢把險要，不許妄動。如違令者，皆斬。各宜退去，再勿復言。衆皆憤恨而去。却說先王自猱亭擺布軍馬，直至川口，接連七百里，前後四十營寨。夜則火光耀天，晝則旌旗蔽日。忽然細作人報說：東吳用陸遜為大都督，總制軍馬。遜令諸將各守險要，不出。先王問曰：陸遜何等之人也？馬良奏曰：遜乃江東一書生耳，年幼多才，深有謀略。前襲荊州者，皆此人之詭計也。先王大怒曰：豈子之謀，損朕二弟，何不早說也！便要進兵。馬良諫曰：陸遜之才，不亞周郎，未可輕敵也。先王曰：朕用兵老矣，今反不如一黃口孺子耶！爾勿多疑，看朕擒之。先王親領前軍，攻打諸處關津隘口。韓當見先王兵來，差人報知陸遜。遜恐韓當妄動，急飛馬而來。正見韓當立馬于

德伯言
年老
真聲
人也

德此
自持

山上遠望蜀兵漫山遍野而來軍中隱隱有黃羅蓋傘當欲奮勇下
山擊之忽遜至並馬而觀知是先王當指之曰軍中必有先王也吾
欲擊之遜曰劄備舉兵東下連勝十餘陣銳氣正盛可宜乘高守險
不可輕出出則不利損吳大勢非小故也今但獎勵將士廣布守禦
之策以觀其變今彼馳騁于平原曠野之間正得其志彼求戰不得
必移屯于山林樹木間此時吾當用其計也將軍宜恐風火之性以
圖安國之計也韓當面雖應允心中只是不服却說先王使前隊搦
戰辱罵百端遜令寨耳休聽不許出迎遜親自遍歷諸關隘口撫慰
將士皆令堅守先王見吳軍不出在御營中心焦不悅馬良奏曰陸
遜雖是書生深有謀畧今陛下遠來攻戰自春歷夏彼之不出必待
我軍之變也願陛下詳之先王曰彼有何謀但怯敵耳向者數敗今
安敢再出先鋒馮習奏曰即日炎天軍屯于赤火之中取水稍遠深
河不便先王命各營皆移于山林茂盛之地近溪傍澗待過夏到秋
仍力進兵馮習遂傳聖旨令諸寨皆移于林木陰密之處馬良奏曰
若軍一動倘吳兵驟至如之奈何先王曰朕令吳班引萬餘弱兵近
吳寨于平地屯住朕親選八千精兵伏于山谷之中若陸遜知朕移
營必出攻擊却令吳班詐敗遜若追趕朕引兵突出斷其歸路擒此
小子江南一鼓而下矣文武皆賀曰陛下神機陸遜安能及也馬良
曰近聞諸葛丞相在東川點看各處隘口恐魏兵入寇陛下何不將
各營移居之地畫成圖本問于丞相可乎先王曰朕素知兵法又何
問之良曰兼聽則明偏聽則蔽聖人之言也望陛下察之靜軒有詩
曰

符堅恃衆曾亡晉昭烈移兵見敗吳今古興衰皆有數元戎
續兵書

先王曰。卿可自去各營。畫成四至八道圖本。親到東川去。問丞相。如有不便。可急來報知。馬良領命而去。于是蜀兵移于林木陰密處。避暑。早有細作報知韓當周泰。韓周二入聽得此事。來見陸遜曰。目今蜀兵四十餘營。皆移于山林密處。依溪傍澗。以就其水。都督可乘虛擊之。遜聽其言。即起兵來擊。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關張不負先王。先王亦不負關張。桃園之盟。隻行千古。令人同感。吳越何可及哉。

先王夜走白帝城

章武二年夏六月。天氣亢炎無雨。韓當周泰探知先王傳旨。令蜀軍移營以避暑。就涼。急來報知陸遜。遜大喜。遂引兵先來觀看。動靜。見平地一屯。不及萬餘。大半皆是老弱之衆。中軍大書先王。吳越。

此正觀

號周泰曰。吾觀此等之兵。如兒戲耳。言訖。乃與陸遜曰。吾亦知韓當軍分兩路擊之。如其不勝。甘當軍令。陸遜看良久。以鞭指之曰。隱隱前而山谷中。殺氣冲天而起。其下必有伏兵也。故平地設吳班之兵。乃誘敵耳。諸公切不可出。只三日之內。山谷之兵。必然出矣。吳將聽畢。皆以為懦。各守隘口去訖。次日吳班引兵到關前搦戰。耀武揚威。大叫辱罵不絕。多有解衣卸甲。赤身裸體。或睡或坐。徐盛丁奉入帳來請陸遜曰。蜀兵欺辱至甚。某等願出擊之。遜笑曰。汝等但恃血氣之勇耳。豈知孫吳玄妙處。汝等後日必見其詐也。徐盛曰。三日移營已定。安能擊之乎。遜曰。吾正欲令彼移營也。諸將哂笑而退。過三日。後會諸將于關上看之。見吳班兵退去。遜指之曰。殺氣起矣。劉備必從山谷中出也。言訖。只見八千精兵皆全裝慣束。擁先王而過。吳兵見之。盡皆膽裂。遜曰。吾之不聽諸公擊班者。正為此計也。今伏兵已

此本行止
長

出旬日之內將破蜀矣諸將皆曰破蜀當在初今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諸公不知兵法備乃世之英雄更多思慮其兵始集法度精專今守之久矣不得便兵疲意阻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諸將方纔歎服後人有詩曰

玉帳談兵按六韜安排香餌釣鯨鯨三分自是多英俊又懸江面陸遜高

却說陸遜已決了破蜀之策遂修箋遣使奏于吳王箋曰

切以夷陵要害之地乃國家之關防也雖為易得亦復易失若一失之非損一郡之地則荆州可憂矣臣今日爭之必令事諧劉備爭冒天常不守窟穴而自送死臣雖不才憑奉威靈以應討逆破敵在于即今論備于前後多敗少成不足為憂臣初疑水陸俱進今棄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良策伏惟至尊高枕無憂指日報勝捷也臣陸遜百拜

黃權至

吳王覽畢大喜曰江東復有此異人矣孤何憂哉諸將皆上書盡言其懦孤獨不信今觀斯言真妙論也于是大起吳兵來接應却說先主于猇亭盡驅水軍順流而下沿江屯劄水寨深入吳境黃權諫曰水軍沿江而下進則容易退則實難臣願為前驅以當其寇陛下宜在後陣此則萬無一失也先主曰既吳賊膽落朕長驅大進有何礙乎今遷延歲月何日成功耶衆官苦諫先主不從遂分兵兩路命黃權督江北之兵以防魏寇先主自督江南諸軍夾江分投結營以圖進取細作探知連夜報入許都來近臣入內奏知魏主曰今蜀兵樹旗連營縱橫七百餘里分四十餘屯皆傍山林下寨今黃權督兵在江北岸每日出哨百餘里不知何意魏主聞之仰面笑曰劉備死

此本行止

至矣。群臣請問其故。魏主曰：劉玄德不曉兵法也。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險阻屯兵者，此兵法之大忌也。玄德必敗于東吳陸遜之手。朕故知其死也。旬日之內消息必至矣。群臣猶未信，皆請撥兵備之。魏主曰：陸遜若勝，必盡舉吳兵去取西川矣。吳兵遠去，國中空虛，朕虛托以兵助戰，令三路一齊進兵，東吳唾手而可取也。衆賀曰：神妙之算。魏主下旨，令曹仁督一軍出濡須，曹休督一軍取洞口，曹真督一軍出南郡，三路軍馬會合日期，暗襲東吳。朕後自來接應。調遣已定，不說魏兵襲吳，且說馬良至東川，見孔明呈上圖本而言曰：今移營夾江橫占七百里，下四十餘屯，皆依溪傍澗，林木茂盛之處。陛下令良將圖本來與丞相觀之。孔明看訖，拍案叫苦曰：是何人叫主上如此下寨，可斬此人。馬良曰：皆主上自爲，非他人之謀。孔明歎曰：漢朝氣數休矣。魏國其敗。孔明曰：包原險阻而連營，此兵家之大忌，倘或舉火，何以解之？又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拒敵乎？禍不遠矣。陸遜拒守不出，正爲此也。汝當速去，以諫天子，改屯諸營，不可如此。若遙遠則難以救應。良曰：倘吳兵取勝，如之奈何？孔明曰：陸遜不敢來追也。成都無虞。良曰：遜何故不追？孔明曰：恐魏兵襲之。主上若有失，當投白帝城避之。吾入川時已伏下十萬兵在魚腹浦也。魚腹浦在四川夔州府東南漢名魚腹縣陸遜若來，吾必擒之。良大驚曰：某于魚腹浦往來數次，未嘗見一卒，丞相何故詐也？孔明曰：後來必見，不勞多問。馬良求了表章，火速投御營前來。孔明復回成都，令軍救應。却說陸遜見蜀兵懈息，不復提防，升帳聚大小將士聽令曰：吾自受命以來，未嘗出戰，今觀蜀兵足知動靜，故欲先取江南岸一營，誰敢去取？言未盡，韓當周泰凌統等應聲而出曰：某等願往。遜教皆退，不用獨喚塔前末將淳于丹曰：吾與汝五千軍去取江南第四營，蜀將傅

至矣。群臣請問其故。魏主曰：劉玄德不曉兵法也。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險阻屯兵者，此兵法之大忌也。玄德必敗于東吳陸遜之手。朕故知其死也。旬日之內消息必至矣。群臣猶未信，皆請撥兵備之。魏主曰：陸遜若勝，必盡舉吳兵去取西川矣。吳兵遠去，國中空虛，朕虛托以兵助戰，令三路一齊進兵，東吳唾手而可取也。衆賀曰：神妙之算。魏主下旨，令曹仁督一軍出濡須，曹休督一軍取洞口，曹真督一軍出南郡，三路軍馬會合日期，暗襲東吳。朕後自來接應。調遣已定，不說魏兵襲吳，且說馬良至東川，見孔明呈上圖本而言曰：今移營夾江橫占七百里，下四十餘屯，皆依溪傍澗，林木茂盛之處。陛下令良將圖本來與丞相觀之。孔明看訖，拍案叫苦曰：是何人叫主上如此下寨，可斬此人。馬良曰：皆主上自爲，非他人之謀。孔明歎曰：漢朝氣數休矣。魏國其敗。孔明曰：包原險阻而連營，此兵家之大忌，倘或舉火，何以解之？又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拒敵乎？禍不遠矣。陸遜拒守不出，正爲此也。汝當速去，以諫天子，改屯諸營，不可如此。若遙遠則難以救應。良曰：倘吳兵取勝，如之奈何？孔明曰：陸遜不敢來追也。成都無虞。良曰：遜何故不追？孔明曰：恐魏兵襲之。主上若有失，當投白帝城避之。吾入川時已伏下十萬兵在魚腹浦也。魚腹浦在四川夔州府東南漢名魚腹縣陸遜若來，吾必擒之。良大驚曰：某于魚腹浦往來數次，未嘗見一卒，丞相何故詐也？孔明曰：後來必見，不勞多問。馬良求了表章，火速投御營前來。孔明復回成都，令軍救應。却說陸遜見蜀兵懈息，不復提防，升帳聚大小將士聽令曰：吾自受命以來，未嘗出戰，今觀蜀兵足知動靜，故欲先取江南岸一營，誰敢去取？言未盡，韓當周泰凌統等應聲而出曰：某等願往。遜教皆退，不用獨喚塔前末將淳于丹曰：吾與汝五千軍去取江南第四營，蜀將傅

孔明曰：恐魏兵襲之。主上若有失，當投白帝城避之。吾入川時已伏下十萬兵在魚腹浦也。魚腹浦在四川夔州府東南漢名魚腹縣陸遜若來，吾必擒之。良大驚曰：某于魚腹浦往來數次，未嘗見一卒，丞相何故詐也？孔明曰：後來必見，不勞多問。馬良求了表章，火速投御營前來。孔明復回成都，令軍救應。却說陸遜見蜀兵懈息，不復提防，升帳聚大小將士聽令曰：吾自受命以來，未嘗出戰，今觀蜀兵足知動靜，故欲先取江南岸一營，誰敢去取？言未盡，韓當周泰凌統等應聲而出曰：某等願往。遜教皆退，不用獨喚塔前末將淳于丹曰：吾與汝五千軍去取江南第四營，蜀將傅

取言未盡。韓當周泰凌統等應聲而出曰：某等願往。遜教皆退，不用獨喚塔前末將淳于丹曰：吾與汝五千軍去取江南第四營，蜀將傅

取言未盡。韓當周泰凌統等應聲而出曰：某等願往。遜教皆退，不用獨喚塔前末將淳于丹曰：吾與汝五千軍去取江南第四營，蜀將傅

英雄傳

形所守。今晚就要成功。吾自提兵救應。淳于丹引兵去了。又喚徐盛
丁奉曰。汝等各領兵三千屯于寨外五里。如淳于丹敗回。有兵趕來
當以救之。却不可趕去。二將自引軍去了。却說淳于丹領軍。黃昏時
分而進。到蜀寨前。時已三更之後。丹令鼓譟而入。蜀營內一彪軍出
為首。蜀將傅彤挺鎗出馬。直取淳于丹。丹敵不住。撥馬而走。忽然喊
聲大震。一彪軍攔住去路。為首大將趙融。丹奪路而走。折軍大半。正
走之間。山後一彪蠻兵攔住。為首番將沙摩柯。丹死戰得脫。止剩百
餘騎。敗殘兵而逃。背後三路軍趕來。比及離營五里。吳將徐盛丁奉
二人兩下殺來。蜀兵退去。救了淳于丹回營。丹帶箭入見陸遜。請罪
遜曰。非汝之過也。吾欲試敵人之虛實耳。破蜀之法。吾自曉矣。徐盛
丁奉曰。蜀兵勢大。難以破之。似此論之。空殺兵耳。遜笑曰。吾這條計
但瞞不過諸葛亮耳。天幸此人不在。使吾成大功也。遂集大小將士

計而行

聽令。使朱然于水路進兵。來日午後東南風大作。川船裝載茅草。傢
草一把。內藏硫黃。焰硝。各帶火種。各執鎗刀。一齊而上。但到蜀營。順
風舉火。蜀兵四十屯。只燒二十屯。每間一屯而燒一屯也。各軍預帶
乾糧。不許暫退。晝夜追襲。只擒了劉備方止。眾將聽了軍令。各受計
而去。却說先王正在御營。尋思破吳之計。忽見帳前中軍旗幡無風
自倒。先王問程畿曰。此為何兆。畿曰。今夜莫非吳兵劫營也。先王曰。
昨夜殺盡。安敢再來。畿曰。倘是陸遜試敵耳。忽報說。山上遠遠望見
吳兵。盡沿山望東去了。先王曰。此是疑兵。皆令休動。命關興張苞各
引五百騎出巡。黃昏時分。關興回奏曰。江北營中火起。先王聽畢。令
關興親往江北。張苞親往江南。各看虛實。倘吳兵到時。可急回報。二
將領命去了。初更時分。東南風驟起。只見御營左屯火發。方欲救時。

此平三國

卷之二十四

御營右屯火起。風緊火急。樹木皆着。喊聲大震。兩屯軍馬齊出。奔離御營中。緬林軍自相踐踏。死者不知其數。後面吳兵殺到。又不知多少軍馬。先主急上馬。去奔先鋒馮習營時。習營中火光連天而起。江南北照耀如同白日。馮習慌上馬。引數十騎而走。正逢吳將徐盛軍到。圍住馮習。亂箭射死。徐盛引兵來追先主。却說先主見火遍起。往西奔走。為首一軍攔住。是吳將丁奉。急欲回時。後面徐盛追至。兩下夾攻。先主大驚。四面無路。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入重圍。乃是張苞救了先主。引御林軍奔走。正行之間。前面一軍又到。張苞出迎。乃是蜀將傅彤。合兵一處而行。背後吳兵追至。先主前到一山。名馬鞍山。馬鞍山在荆州張苞傅彤請先主上的山時。山下喊聲又起。乃是陸遜大隊人馬。早將馬鞍山圍住。先主在山上。令張苞傅彤死據山口。先主遙望遍野火光不絕。死屍重疊。塞江而下。次日吳兵愈加四下放火。燒山。軍士亂竄。先主驚慌。忽然火光中一將引數騎上山。來。先主視之。乃是關興。興伏地請曰。四下火光逼近。不可久停。陛下速奔白帝城。再收軍馬可也。先主曰。誰敢斷後。傅彤奏曰。臣願以死當之。當日黃昏。關興在前。張苞在後。留傅彤斷後。保着先主殺下山來。吳兵見先主奔走。皆要爭功。各引大軍。遮天蓋地。往西追趕。先主令軍士盡脫袍鎧。塞道而焚。以斷後軍。正行之間。喊聲大震。吳將朱然引一軍從江岸上殺來。截住去路。先主叫曰。朕死於此處矣。關興張苞縱馬衝突。被亂箭射回。各帶重傷。不能殺出。背後喊聲又起。陸遜引大軍從山谷中殺來。先主正慌急之間。只見前面喊聲大震。朱然軍紛紛落澗。滾滾投岩。一彪軍殺入前來。救駕。先主聽知大喜曰。朕復生矣。畢竟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八陣圖石伏陸遜

二先老
一先老
是身

救駕者。乃常山真定人也。姓趙名雲。字子龍。官授虎威將軍。此時趙雲在川中江州。江州今屬四川重慶府江津縣聽知吳蜀交兵。遂引軍出。忽見東南一帶火光冲天。雲心驚。遠遠探視。不想先主遭困。雲奮勇衝殺而來。陸遜聞是子龍。令軍退去。雲正殺之間。偶遇朱然一鎗刺於馬下。殺散吳兵。救出先主。望白帝城而走。先主曰。朕今得脫矣。手下將士如何。雲曰。敵軍在後。不可久遲。陛下且入白帝城歇息。臣再引兵後來救之。此時先主僅存百餘人。入白帝城。後人讚陸遜曰。

陸遜運良籌。能分吳國憂。揮毫關將墮。焚鏡蜀王羞。功業昭千載。聲名播九州。至今巫峽地。草木尚添愁。

持矛舉火破連營。玄德窮奔白帝城。一旦威名驚蜀魏。吳王寧不敬書生。

却說傅彤斷後。被吳軍八面圍住。了索大叫曰。川將死者無雙。降者極多。女王劉備已被擒捉。解將去了。今汝力窮勢孤。何不投降。傅彤叱之曰。吾乃漢將。安肯降吳狗乎。言訖。忿怒越加。挺鎗縱馬。率軍奮力惡戰。不下百餘合。往來衝突。不能得脫。彤長歎曰。吾今休矣。言訖。口中吐血。死于吳軍之中。後人讚傅彤詩曰。

夷陵吳蜀大交兵。陸遜施謀用火焚。至死猶然罵吳狗。傅彤真乃漢將軍。

蜀祭酒程畿。匹馬奔到江邊。教蜀水軍赴敵。時有吳兵隨後驟至。水軍四散。畿部下將叫曰。程祭酒快下馬走罷。吳兵至矣。畿怒曰。吾自從主上出軍。未嘗赴敵。而逃言未畢。吳兵驟至。四下無路。畿拔劍自刎。後人有詩讚曰。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隕命于軍。時有先鋒張南。久圍夷陵城。忽馮習到。言蜀兵敗。遂引軍來救先主。

孫桓方纔得脫張馮二將正行之間前面吳兵殺來背後孫桓從夷陵城殺出兩下夾攻張南馮習奮力衝突不能得脫死于亂軍之中後人有詩讚曰

休元輕寇捐軀致害文進奮身同此顛沛患生一人至于弘大

時有蠻王沙摩柯匹馬奔走正逢周泰交戰十合被泰斬之蜀將皆路劉寧盡皆降吳蜀營一慮糧草器仗寸尺不存蜀將川兵降者無數趙雲恐車駕有失引本部軍保護入白帝城却說陸遜大獲全功引得勝之兵直往西追襲前離夔關不遠遜在馬上看見前面臨山傍江一陣殺氣冲天而起遂勒馬回顧衆將曰前而必有埋伏三軍不可進矣即倒退十餘里于地勢空濶去處排成陣勢以禦敵軍即差哨馬前去探視回報曰無軍屯在此遜不信遂下馬登高望之敵氣復起遜再令人仔細觀之回報曰一騎之迹也無遜見自將西

氣越加心中猶豫又令人探之回報曰江邊上有亂石八九十

並無人馬遜大疑尋土人問之須臾有數十人到遜問曰亂石作堆

者何也土人曰此石乃諸葛丞相入川之時驅兵到此取石排成陣

勢乃于沙灘之上常常有氣如雲從內而起此處地名魚腹浦也陸

遜聽罷上馬引數十騎來看石陣立馬于山坡之上但見四面八方

皆有門有戶遜笑曰此乃惑軍之術也有何益焉遂引數騎上山坡

來直入石陣觀看卻將曰日暮矣請都督早回遜方要出陣忽然狂

風大作飛砂走石遮天蓋地但見怪石嵯峨槎枒似劍橫沙立土重

疊如山江深浪湧有如劍鼓之聲遜大驚曰吾中諸葛之計也急欲

回時無路可出正驚疑之間忽見一老人立于馬前笑曰將軍欲出

此陣乎遜曰願老者引出之老人策杖徐徐而行逕出石陣並無所

礙送至山坡之上遜問曰老者何人也老人答曰老夫乃黃承彥也

孔明實
人味人
情傲

音小婚諸葛孔明入川之時于此布下石陣名八陣圖及後八陣
遁甲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也每日每時變化無端可比十萬之精兵
也臨去之時曾分付老夫道後有東吳大將迷于陣中莫引而出之
老夫隱于此山專學道義却纔于山岩之上忽見將軍從死門而入
料想不識此陣必然迷矣老夫不忍特自生門引出也遜曰公曾學
否黃承彥曰變化無窮不能學也遜慌忙下馬拜謝而回左右問曰
此人何不殺之遜曰此仁者之人也後人有詩讚八陣圖曰
孔明施妙用布陣向沙堤未許桓溫識先教陸遜迷江聲喧豨魚
山氣吐雲霓廟貌今猶在應須萬古題

宋賢晁堯臣

怪石成堆抵萬軍孔明布陣在江濱四頭八尾分形勢三易六
驚鬼神天地風雲生變化島蛇龍虎按經綸歷觀自古行身

策如公有幾人

唐杜工部

功益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陸遜歎曰諸葛孔明真臥龍也吾不及之于是下令便教在陣邊是
左右曰劉備兵敗勢窮困守一城正好乘勢而擊之今見石陣而退
何也遜曰吾非懼石陣而退兵也吾料魏王曹丕姦計多出與父無
異今知我勝必然追襲若深入西川急難退矣吾恐彼乘虛而襲我
根本故勒兵回遂令一將斷後遜率大軍而回退兵未及二日三處
人來飛報魏兵曹仁出濡須曹休出洞口曹真出南郡三路兵馬數
十萬星夜至境未知何意遜笑曰不出吾之所料也吾已令兵拒之
不足憂也諸將拜伏曰都督真神機妙算也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
解

總評

孔明石陣。反覆八門。變化無端。望之有氣如雲。入之無路可出。屢
濤。砂石供其役。天人神鬼佐其戰。八陣圖成。千古拜伏。



